

祖國不會忘記

港澳同胞奉獻祖國60年

郭鶴年：我為國家炒期糖

一九七三年，那還是文化大革命年代。有一位心繫祖國的華人實業家，不僅成功幫助祖國在國際市場上以便宜價錢購買大批緊缺的砂糖，同時還充分利用期貨市場，為國家賺了240萬英鎊。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利用期貨市場，自此以後，禁錮中國外貿人員思想已久的枷鎖正式打開，中國的外貿發展重現生機。

特約記者 李國強 本報記者 鍾麗娟

那位華人實業家，就是有「糖王」之稱的香港嘉里集團董事長郭鶴年。祖籍福建、出生在馬來西亞的郭鶴年，非常熱愛自己的家鄉。他說：「我的心可以說分成兩半，一半是愛我生長的國家，一半是愛我父母親的老家鄉。」

暗助國家進口砂糖

正是這份家鄉情結，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參與新中國建設，並與華潤集團的子公司五豐行合作，幫助國家進口砂糖。一九七三年四月，中國砂糖緊缺，急需進口47萬噸砂糖，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生意，如果中國公司出面，一定會引起國際震動，糖價會飆升，而國家又很窮，買賣貨是大家都不願看到的。怎麼辦呢？

「有一天，我在新加坡的家裡收到一個神秘電話。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說有重要的事情，非常秘密，問我能不能馬上到香港。我到了香港後，他們又通知我不能在飯店見面，也不能在寫字樓見面，要我安排一個秘密的地方，當時我在淺水灣購買了一個公寓，叫寶華大廈，於是，我們在那裡見面了。」

雖然事隔36年，郭鶴年回憶起這段鮮為人知的故事時仍頗

為激動。原來，和他見面的，就是五豐行的兩位經理。當時，國家把採購砂糖的任務交給了五豐行，而國家給的錢不到限定數量的砂糖，於是，他們想到了最值錢的夥伴——郭鶴年。

「在寶華大廈，他們坦白告訴我這件事，他們很焦急，說中央周總理下令，中國太缺糖，能否幫他們去買30萬噸左右的砂糖。」

一九七三年的郭鶴年，已有「糖王」稱號，並已在倫敦交易所有十多年的期貨買賣經驗。於是，他一方面牽線讓五豐行到砂糖最便宜的巴西、泰國、阿根廷等地入貨，同時暗中幫中國買期糖，希望能在期貨市場賺錢。當時他在市場上是以每噸82英鎊的價錢買了26萬噸期糖。

新中國經貿展新頁

結果，五豐行在巴西、阿根廷、泰國等地以平均每噸89英鎊的特惠價買到47萬噸現貨，出色地完成了國家下達的命令，而且少花了錢。中國在世界各地買糖的消息公布後，糖價應聲大漲，短短十多天，期糖升至105英鎊一噸。這時，郭鶴年把手上的期糖逐批拋出，最後為國家額外賺取了240萬英鎊。

故事到此並沒有結束，其後的發展更精彩！郭鶴年幫助五豐行既完成採購任務，又賺到大錢，這在今



天來說絕對是一件大好事，然而五豐行的幹部卻輕鬆不起來，甚至做錯了錯誤一樣忐忑不安。因為處身文化大革命，在極左思潮下，他們這種做法有「投機倒把」嫌疑（即資產階級以買空賣空、囤積居奇等欺詐手段牟取暴利，這可是嚴重罪行。這件事後來被視為開了資本主義投機方式的禁區，並上升到中央層次討論。當年負責外貿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在聽完時任五豐行副總經理曹萬通匯報後，對這次做法大為讚賞，他說：「這個交易所可以利用，因為從資本論來說，這個剩餘價值等於再分配，你不拿走，資產階級就可以拿走。所以



▲1984年，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簽約儀式。這是最大的一個引進外資項目
▲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右）接見郭鶴年，談笑甚歡
▼國際貿易中心奠基

貿易中心奠基典禮



▲郭鶴年親述當年透過期貨市場幫助國家賺錢的經過（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郭鶴年夫婦出席上海靜安嘉里中心動工典禮，郭鶴年支持祖國紅松保護事業，並設立「紅松保護基金」。圖為郭鶴年夫婦在紅松林合照留念（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黃小抗（左一）陪同郭鶴年（左二）接受記者採訪（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頂天立地的愛國者

雖然出生在馬來西亞，但郭鶴年無愧是一位頂天立地的中華兒女。當年，他只有十多歲的時候，就曾想過要回中國參加抗日工作，並為此專門苦學中文。

苦學中文報效祖國

郭鶴年很尊敬愛國領袖陳嘉庚。他對記者說：「陳嘉庚先生是華僑的大領袖，他克服了很多困難，請了一批中國的年輕人組成漢合唱團。這個合唱團當年是在打著國民黨的旗號來新加坡募捐的，但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團員是左派，親共產黨的。其中有一位團員叫李傑，他的丈夫就是共產黨員。他們在海外為了祖國的抗日鬥爭以及呼籲廣大僑胞大力支持祖國方面做了很大貢獻。」

李傑思想前進，當年只有十五歲的郭鶴年，視李傑為姐姐，並在她及合唱團成員的薰陶下，滿腔熱血要回中國進行抗日鬥爭。然而他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語言關：「我從小讀的就是英文，家裡只教了一點點中文，並不足夠，於是我讀完英文的高中，就跑到一間中文小學去插班，讀了十七個月。」

一個高中生重返小學讀書，現在聽起來就好笑，但這個小插曲，正顯示了他當年苦讀中文，要報效祖國的拳拳赤子情。

香格里拉 世外桃源

1941年，天上的雲都黑下來了，日本已佔領香港，郭鶴年無法回國，但他的心一直在中國。一九五八年，他與五豐行合作做砂糖生意；1977年，中國還沒實施改革開放，他就被邀到北京談發展旅遊業，要在內地蓋酒店。1984年，他改造杭州飯店，並改名為杭州香格里拉，自此拉開了他在中國酒店業發展的序幕。目前，遍在全國的香格里拉酒店已達28間。

還是一九八四年，被譽為「政治動脈」的北京長安街，即將迎來巨變，它將由「紅色一條街」、「遊行一條街」改造為「金融一條街」、「經濟一條街」。長安街之變，正是源自郭鶴年和當時經貿部投資四點八億美金興建的中國國際貿易中心，這是當年最引人矚目的引進外資項目，長安街由此進入一個新的規劃建設期。

郭鶴年說，當年這個項目幾乎給一家美國銀行和一家日本銀行拿去了，

▲遍布全國的香格里拉酒店，給人世外桃源的感覺

但他就認為：「中國人就這麼沒本事？這只是普通的建築，又不是搞原子彈，還是我來做吧！」

從「糖王」到「糧油大王」

為了把事業做成，他不計較一時一事的得失：「七十年代末，我買九龍尖沙咀香格里拉酒店的地皮，3960元一平方呎。以後在尖東最後一塊地皮的拍賣價是兩萬多元一平方呎。那時我們都看到地皮是會漲升的，也知道保留大筆資金不動會失去很多機會，但我還是留下了一億美元現金，等待一天在國內做大投資。」

要說郭鶴年對祖國的貢獻，不能不提的還有他把精煉油的概念和經驗引進了中國。鄧家華副總理十多年來參觀了嘉里糧油在柔佛新山的食用油廠後說：「想不到你們生產的油這麼漂亮。八十年代我到農村，看到人民吃的油都是粗加工的，黑黑的，這對健康不好，癌症是從這裡來的。」於是，本身是「糖王」、「酒店大王」的他，又有了一個新的外號：「糧油大王」。目前，益海嘉里糧油集團生產的小包裝食油在中國佔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市場，「金龍魚」這個品牌，更是家喻戶曉。



▲郭鶴年的母親鄭格如（右），是影響他一生最大的人，圖為兩母子在柔佛老家的合照

重感情 輕虛名

能夠和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先生做專訪，這對記者而言，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極為低調的郭鶴年有史以來只接受過兩、三次媒體的專訪，上一次就是一九七三年本報的專訪。傳媒界朋友都打趣說，要約郭老做訪問，難於登天。這次在一個半小時的詳談中，透過一段段鮮為人知、塵封了的往事，讓我們看到一位具高尚品德、不虛虛名、睿智而剛強的愛國實業家。

郭鶴年是出名的孝子，在訪問中他多次談到母親，並把自己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全部歸功於母親。他深情地說：「母親是我們這艘船的船長，她調悉一切，對我們影響深遠。她教導我們在賺錢之外，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操守。當公司營運成績理想時，她力主把部分盈餘回饋社會。」

在母親的循循善誘下，對於財富的運用，他更有兩個主要用途：「其一，用於製造更多的財富，亦即繼續投資，為國家創造繁榮，為人民增加就業。其二，用於增進人類的福祉，如貢獻給慈善機構，或投注於科研發展工作，如太空、醫學等新領域。」

郭鶴年是一個重感情輕虛名的人，在訪問中，我們從他口中聽到很多中國官員、外貿人員的名字，這些人現在有的已不在世，有的也有八、九十歲了，但他說起他們時清清楚楚，飽含著思念和感情。然而，他說得最少的他對他慈善的貢獻，縱然大家都知道他捐的錢數以億元計，也知道他有一個龐大的資助內地老百姓「奔小康」的計劃，但他只會謙遜地說：「我希望香港所有做生意成功的人都來幹（即幫助老百姓脫貧），因為一個人的推動力，在中國的大海洋中只有一點點的力量。我也要求公司的高層不要來在香港的辦公室，要去湖南、山西看一看，去住一個月再回來向我匯報，但千萬不要對記者發表。」



▲▲為慶祝郭氏集團成立六十周年，集團印製了一本《郭鶴年營商六十年隨筆》，封面貫徹郭鶴年的低調作風，只是以人物素描代替傳統的彩色相片。書的背面則是他的兒子郭孔豐（右）及侄子郭孔豐

奔小康計劃

貧窮源於缺乏機會，機會分配不均不是今天世界不和諧的根本原因。為了將缺乏機會的貧困農村轉變為小康社區，嘉里集團郭氏基金會在湖南、山西、陝西、貴州、雲南、四川等地的貧困縣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農業村寨，然後組建工作團隊，持續地扶貧資助，為傳統農村寨全方位創造機會，令他們最終改變自身命運，也能幫助他人，由此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可持續的和諧。基金會還希望這種奔小康模式可以複製於全國各地。



據悉，基金會的扶貧理念堅持「七大原則」，就是可持續價值、以人為本、治本與治標並重、資源整合、授人以漁、可以複製、城鄉結合和以點帶面；策略就是找準四個工作切入點，在扶貧衛生、教育、產業和水資源方面下功夫。具體操作模式是，基金會首先派員到這些縣的貧困農村實地探訪，選出定點扶貧村，有關的調查數據據理專家分析研究後，才確定具體的扶貧方案。方案確定後，基金會按上述的四個工作切入點進行全面、持續的扶貧資助，一般經過十年、十五年的努力，就可以讓定點扶貧村脫貧、奔小康、創和諧！



▲▲嘉里集團郭氏基金會深入中國最貧窮的地方，為當地人民「奔小康」創造條件。圖左為山西省右玉縣，村民分散地住在偏遠地方，交通極不便利。圖下為基金會為村民興建的甘泉莊新農村，新村裡還有學校、保健室、豬棚、牛棚、公園等設施